



敬悼章嘉大師

華嚴關主

章嘉大師，因胃瘧疾，不幸於三月四日圓寂於臺灣大學附屬醫院。噩耗傳來，舉世同哀！這不但是蒙藏教胞與漢族僧尼失去了精神中樞的領袖；就是約整個國家來說，當此國步艱難，厄運重重的時候，倏然間殞落了一顆襄扶國難青年碩德鎮定人心的慧星，也是莫大的損失！

大師，是二千五百年前，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，尊達轉世。第一世到第三世，都生在印度本土，第四世到第十二世轉生到西藏，從第十三世到現在的第十九世，皆降生在青海。章嘉二字原為「張家」，當第十三世降跡青海的時候，清乾隆帝替大師改用今名，此名轉世至今已七世。清廷爲了統治蒙古民族，當然不能忽視蒙胞中心信仰的佛教；因爲蒙族人民的風俗習慣、文化、教育、政治、經濟等，皆離開不了佛教。反之，離開佛教根本就沒有文化、教育、政治等可言。所以清廷對蒙古的佛教大德（連西藏在內），爲了表示敬崇起見，乃加封爲呼圖克圖。呼圖克圖，就是能知前生後世，不墮輪迴，生死自如，無有隔胎之迷的意思。當時受清廷此封的高僧連同西藏，共有八位，即章嘉、錫呼圖、敏珠爾、阿嘉、喇果爾、濟隆（西藏）、桑薩、察罕等。在這八大呼圖克圖當中，以章嘉大師爲最大，因爲大師在蒙古一帶，東起黑龍江，西至寧夏，擁有內蒙四十九旗及青海二十九旗的廣大信衆。

菩提樹雜誌
章嘉大師圓寂專輯

覺行圓滿

陳誠題

內蒙有三百多所寺院，喇嘛有十數萬之多。其他如北平、奉天、天臺、熱河，多倫等地也都有屬於大師領導的喇嘛寺院；這些寺院的住衆，多的四五千，少的三四百不等。至於一般普通信徒，那是無法統計的了。因此清廷對大師也就另眼看待，特別在呼圖克圖的封號之上再加封「灌頂普善廣慈」的尊號，這種尊號是其他的呼圖克圖所沒有的。民國肇始，倡導五族共和，袁世凱在大師的「灌頂普善廣慈」尊號下加封「宏濟光明」四字，以表敬崇。後徐世昌又再加封「召因闡化」四字。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亦加封大師「淨覺輔教」的德號。七七事變，中日全面戰爭開始，在蔣委員長領導全國人民不分種族，不分宗教等的團結一致起來抗戰的偉大號召之下，大師即隨政府西遷，在成都成立蒙旗宣化使公署，爲蒙胞抗日的思想中

心機構。勝利還都後，政府爲了大師協助對日抗戰有功，特加封「護國淨覺輔教大師」，並任命國府委員。實行憲政時，當選國大代表，行憲後，任總統府資政及中央委員。三十八年，共匪禍國，政府南遷，大師即追隨來臺，同赴國難。在臺八年期內，不但襄扶政府籌劃國策，而且以佛陀的慈悲精神揭露共匪的凶殘暴行，加強了本省數百萬教友對萬惡共匪的洞識。大師數十年來爲國、爲教，南北奔波，東西馳騁，真是做到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！惜乎！河山未復，教網未振，忽然示寂，大師「在天之靈」，豈能無憾！

大師在蒙藏地區，可以說是位區域性的教皇，在一般對大師敬仰的心理比對當年的皇帝還要尊敬。蒙胞善男信女，往往在數百里乃至千里之外，一步一拜，化上幾個月時間的辛勞，去朝拜大師。這種禮拜的名稱曰：「磕長頭」，每一拜皆要五體投地的匍伏下去的。所以在蒙藏邊疆的荒涼道上，常常會看見這種虔誠的教徒們，口誦佛號，滿面灰塵，衣衫爛破（衣服是因磕長頭而壞的），身背水壺乾糧，不避風霜，不畏虎狼，一步一頭的向前膜拜。這些教徒們，拜到大師駐錫所在地的時候，頂多也只能在大師的帳篷外頂禮一番而已，決不容易看到大師的「廬山真面目」的。除非趕上佛誕大慶或其他的節日與祭日，方能在數以千萬計匍伏的信徒之中，在遙遠的所在，糊塗塗塗地在黃羅寶傘下面見到大師的一個人影兒，假使能得地利的優勢，看清楚了大師的面目，那真是「三生有幸」，沒有見到的人會向他道賀的。要是有人能結識到大師的「坎布」（左右大臣），請他引進求大師一摩其頭的話，那真是萬幸萬幸，所以在蒙藏一帶，有許多教徒們，不惜傾家蕩產，進獻珍禮去求大師一摩頭頂。若是逢到大師轉生圓寂，單誦經拜祭的典禮，就要化上一兩月的時間，肉身入龕後，隱藏在靈帷的深處，膜拜的信徒，若能看到靈龕一眼，皆認爲是前世修來的緣分，更談不到能看道遺容了。大師此次在臺圓寂轉生，當然不能拿在蒙藏那樣的鋪張比擬，但是，這也不是教徒們與政府當局對大師的喪禮潦草從事，而實在是國難當前，大師預有遺囑，不事鋪張，只是爲了遵照遺言辦理罷了！

大師自三十六年，太虛大師逝世後，即為全國僧眾選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，從此大師不但是內蒙區域的教主，而且成為全國顯密僧尼的領導者了。大師在此領導中佛會的十年任內，雖因共匪禍國，未能將全國八十萬僧尼（中日事變前的統計）及廣大的信眾領上步入復興佛教的康莊大道；但在戡亂建國消滅共匪的國策之下，中佛會的同人及全國的僧尼與教徒們，始終是與政府相配合的，向着同一目標——誓滅共匪的願行中前進。這固然是全國僧尼及諸教徒的明智取捨，同時也不得不歸功大師的德行所感與領導有方啊！

大師是轉生不入輪迴的「活佛」，隨緣應化，常住人間，有緣則來，

無緣即去；圓寂二字在大師本身是不值置念的，不過，約我們現前緣慳福薄的僧尼來說，當此家國離亂的多事之秋，失去了一位內外推尊的長者，有如嬰兒喪母，實在是最苦惱的大不幸！更何況中佛會的諸大德們，尚不能和衷共濟與同舟相渡呢！言念及此，教人能不痛心！假使諸位大德，能因大師圓寂，為佛教前途作想，放棄一切成見，團結一致，重新推出一位年高戒長的長老，主持中佛會，其他的諸山大德，青年英俊，共相協助，有事共議，有話互言；使中佛會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和合僧團機構，共弘教務，同度群生。這樣，不但可以安慰大師「在天之靈」，而且整個佛教幸甚矣！

章嘉大師不可思議
舍利不可思議

功德亭

章嘉大師的圓寂，佛教界同人莫不深深哀悼，因爲今而後，再想如章嘉大師一樣，合乎作中國佛教領導者，可謂甚難其人。

章嘉大師，不僅是借邊疆領袖而爲政府所倚重，他有爲人所不可及的德學。我曾經說過：他的學問是礙於語文的不同而無由發揮；同時他也具有「人不知而不愠」的風度，慎於語言，不求人知，至不得已時，才敷衍幾句。至於他的德量，雍容而和厚，沒有是非之心，沒有威福的觀念，這都爲他人所不可企及的。尤有爲他人學習所不能的，那就是他的行持。

現在 大師圓寂了，這真是慧燈潛耀，佛日掩輝，我寫到這裏，不禁爲佛教前途，作甚深的憂懼！

章嘉大師圓寂後，筆者以其他因緣，未能參與喪葬，抱歉殊甚。十八日爲典禮委員會議決之檢骨日期，筆者幸得目擊其「萬千顆舍利」，不禁歡喜讚歎而五體投地。

按是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，亦即典禮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康克，典禮委員李子寬等諸位，自上午起已開始檢骨。檢得舍利甚多，有似珊瑚枝而上聯甚多小粒，有圓粒形，有聯珠形，最奇者，有一顆，圓形而有八輪。有一顆似佛珠圓形而有孔。有似粗珊瑚枝而難以名其形狀。顏色則以灰色最多，綠色較少，白色圓粒者，亦數十顆。心臟則似透明之海棉。下午二時許，在場人衆，敬觀舍利後，由諸法師們上供，典禮委員，受遺囑者諸

公分別公祭，用蒙藏委員會，特備迎靈專車，迎送至青田街，大生錫處上供，公祭，加以甘珠爾瓦大師之密宗念誦，於是此一迎接靈骨，乃告完成。

十九日上午十時，仍由上述諸位至青田街，再檢點未盡之舍利。此時，已將昨日檢出者，分別八碟，及一大玻璃缸，由各報館，攝影記者，一一攝影，以留紀念。聞典禮委員會，有公開陳列，供遠近信徒瞻拜之議決，倘能見諸事實，我想全體佛教徒，沒有一個不歡欣鼓舞的。

慈光常住
章嘉大師圓寂紀念專輯

張道藩題

查佛學大辭典載：「舍利」應名「室利羅」或「設利羅」譯成國語，名「骨身」或「靈骨」。有白色「骨舍利」。黑色「髮舍利」。赤色「肉舍利」的三種顏色。金光明經捨身品曰：「是舍利者，即是無量六波羅密功德所熏」。又曰：「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，甚難可得，最上福田」。據此，則舍利之形成，乃「無量六波羅密所熏」而有，絕對不同於世間名位，有時可敬俸而得，所以我說，「舍利不可思議。舍利既由六波羅密所熏而有，章嘉大師有此萬千顆舍利，則章嘉大師已多生多劫修行無量六波羅密，則章嘉大師之因行，亦不可思議。直得作我們的領導與模範。」

章嘉大師，是菩提樹的名譽社長，菩提樹擬出專刊爲紀念，來函徵稿，因將目擊檢取舍利情形，公諸大衆，我想讀者諸君們一定是歡迎的，但時間倉促，不及作文字上的修飾，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。